

以互聯網為題材的中文歌曲

◎ 潘國靈

一、引言

在流行文化研究中，關於科技與音樂的研究，大都從音樂製作（如電子合成器、Sequencer的出現）或媒體傳播角度討論——即音樂技術從機械生產邁入數位或電子生產年代，在音樂載體（carrier）上，由早期卡式錄音帶、黑膠唱片，發展至九十年代數碼化的鐳射光碟、MD、MP3等，當中的技術突破以及隨之而來對個人消費習慣、文化工業運作（如下載歌曲市場）等各方面的衝擊（例子有Andrew Goodwin 1992）。

至於在音樂作品的內容上，某類歌曲如政治抗爭歌曲，一直不乏研究（如Reebee Garofalo 1992），但說到以科技為題材的作品，不僅研究匱乏，資料方面亦甚欠奉。這點與電影研究可謂大相逕庭，談到電影與科技，一方面固然亦可從製作及媒體傳播角度研究，但另一方面，從內容上，探討科技意義的電影已成獨立類型（如科幻電影），且研究甚豐。相對來說，流行曲好像患有「科技冷感」，以科技為題材的，中外歌曲，一直為數不多。

但自一九九六年，香港樂壇發生了一點變化。隨九六年互聯網在香港開始勃興，流行樂壇冒現了一種嶄新的以互聯網為題材的歌曲。往後兩年，這類作品稍為沉寂，但到一九九九至二〇〇〇年，數量又見增加。筆者目前搜集得到的作品，約有二十多首，論數目雖未必自成獨立類型，但在流行文化中，當時肯定是新興產品。

本文試圖敘述這些歌曲的衍生過程，並闡釋它們背後的意識形態、意義的形構，並將之納入相關的文化語境（context），以重構一段為人忽略的流行文化小史。

二、人文傳統：科技憂患意識

不是所有人都熱烈高喊「擁抱未來」口號的，在對科技抱持審慎或提出批判方面，文字、電影比音樂表現更形突出。回顧整個八十年代，這類的華語歌曲聊聊可數，羅大佑的〈未來的主人翁〉是先驅之作（1983）。此歌深刻有力，承襲了批判科技的人文傳統，羅大佑以沙啞歌喉吶喊，重複的副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不要一個被科學遊戲污染的天空，
我們不要一個被現實生活超越的時空，
我們不要一個越來越遠模糊的水準線，
我們不要一個越來越近沈默的春天，
我們不要被你們發明變成電腦兒童……

歌詞出現了大量對現代化都市文明的指涉，譬如「高樓大廈」、「現代化的都市」、「水銀燈」、「十字路口」、「紅綠燈」等，處於現代文明的孩子被放逐在一個「飄來飄去」的懸空狀態。¹

受羅大佑的〈未來的主人翁〉影響，一九八八年香港獨立樂隊民間傳奇創作了同名歌曲，視野上雖不及羅大佑對現代化批判那樣廣闊，但繼承了原曲以孩子為對象、批判電腦科技的聲音，歌詞摘錄如下：

電腦怪獸出現了，你也說要去追，
電腦世界的遊戲，你見到便心醉，
但我過去的歡笑，今天不准再飄天空裡。
童年伴我的風箏，彷彿已經風吹遠去，
是這世界的轉變，令你知識更多，
偏偏天真都改變，你愛唱愛情的歌……

大概獨立樂隊都秉承了人文批判精神，九十年代中，互聯網鋪天蓋地而來，因〈搖搖擺擺〉走紅的二人樂隊天織堂，適時創作了一首〈軟禁〉，對於當時一些樂觀圖像如「地球村」、打破人類疆界等說法，無疑唱了反調。在歌詞中，網絡被描繪成一個磨鈍意識的軟禁空間，人的距離在指尖之間卻又遙遠如天邊星宿：

你也倦嗎你可會 都感到枯燥
暖暖蜜意縱寫了滔滔
你卻像遠處星宿 攀天也不到
情人的一張臉看不到
到了夜已更深奧 一天也消耗
到了月也已經掛很高
倦透睡進被窩裡 套著長睡袍
然而燈不關也不知道
沉沉的 昏睡去
人眠於 灰色裡

如同漆黑的天低得貼緊身軀
睡似永遠也再醒不去
如同軟禁我置於一張軟件裡
壓住情意結不釋放不去面對……

不過，由於樂隊與唱片公司的合作問題，原本計劃於一九九六年推出的大碟《太子道》（收入〈軟禁〉一曲），最終泡了湯。² 待上數年，這首歌曲才被改成國語歌詞版的〈沒思想〉，在新碟《天織堂No.2》（2000）內「借屍還魂」出現。〈沒思想〉是同一主題的變奏，內容相若，但用的字眼如「沒思想」、「失望」、「迷惘」更為直接和負面：

我的眼神很迷惘，腦袋沒思想，意識裡只有一個願望，
走進視窗的光亮，是個大的網，情人約我等他的地方，
看他多愛捉迷藏，還沒連絡上，留我獨自在網上徬徨。

別對電腦說失望，它也沒思想，試試再跟情人說Hello，

親愛的你好嗎，為什麼沒答案？……

歌詞寫一個在網上不斷與情人聯絡不上，變得失望徬徨的人；反覆提問「親愛的你好嗎，為什麼沒答案」，雖然沒有答案，但網絡依然使人無力抗拒（「我的眼神很迷惘，腦袋沒思想，意識裡只有一個願望，走進視窗的光亮，是個大的網」）。失望的情緒無法向電腦發洩，因為正如歌詞多次重複：「別對電腦說失望，它也沒思想」。

如果以上幾首歌曲只是對科技提出批判的話，施偉然的重搖滾專輯《科技罪》（1999），則跡近科幻電影裡描繪的未來黑暗（future noir）圖像。《科技罪》是一張小眾的概念大碟（conceptual album），貫徹反科技的思想體系，大碟描述一位年輕人，「領略到Black Techno訊息的來臨及意義而決心負起宣揚世界的重任」，大有電影《22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 1999）裡尼奧（Neo）的影子，七首歌曲就是他要宣揚的訊息，歌詞夾集中英文，以英語、普通話、廣東話唱出。在全英歌曲〈Till Our Mission Die〉中，施偉然創造了"Techno Evil"一詞：

Why can't I give my soul to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know
How can I let you know the real thing yeah! ...
Techno Evil invading our minds in our homes
Cyber Human captivating more different souls
Take a look around the world with all these perfect crimes
Can you recall?

〈Avec Moi〉是全碟中唯一較抒情的歌曲，寫的是網絡中虛幻的愛：

Avec moi ce soir³，我永遠不會離開你在這兒等待你也不會欺騙你
在這裡，冷漠的世界裡，感覺一點一點的失去
擁有的愛，都是幻覺，全幻覺……

歌詞中充斥二元對立思想，如感覺與幻覺、真實與幻覺、靈魂與軀殼，而科技當然是屬於負面的一方，此外〈今天搖滾是什麼〉亦帶出自然與人工之對立：

Digital elements; human disconnection;
Future in their hands; we no longer stand!...
Introducing you the next big attraction
No more natural elements
Discovery of D.N.A.
Killing the Nature! Killing the Nature!
Killing the Nature! Nature!

壓軸之作〈科技罪〉則帶有總結性質，直接地將科技判罪，全以廣東話（碟內唯一一首）怒吼出來：

數碼世界，一日萬裏
地球生態，一落千丈
自然感覺，日漸模糊
重唔係，重唔係，科技罪？……

電腦被描繪成一個侵蝕靈魂、感覺、愛情、真實、自然之物，近乎一種怪獸（大碟介紹文字中亦真用上 "monster" 一字）。這或許代表了人文傳統中最極端的科技驚恐

（technophobia）甚或反科技烏托邦（dystopian）意識，事實上在〈Till Our Mission Die〉中，創作者亦將其抗爭聯結至一種人文精神：

Till our mission die We won't be slave to your crime
Till our mission die There's no way that we'll hide
Till our mission die We will fight for Humanity

三、大眾文化：網絡情慾空間

如果以上的獨立樂隊或另類音樂是秉承了人文傳統的話，科技落入大眾文化中，焦點則是九十年代中萌生的嶄新事物：網絡情愛。相對於第一類批判的歌聲，廣東流行曲將電腦囿於一個狹小的個人情感天地；這實在也不足為奇，因為流行曲素來就是以愛情主導。但即便是快速輪轉的流行文化即食麵，簡單將其意義一筆勾銷，則未免過於輕率。單以受眾數目來說，流行音樂從來比另類音樂多出很多，特別對於年輕人來說，前者對於網絡形象或網絡生活的形塑，影響往往大於後者。

單是一九九六年，以筆者所知，便出現了三首以互聯網為題材的流行曲。打頭陣的是的譚詠麟主唱的〈網路情迷〉，出自個人專輯《獨一無二》（1996），可算是以「情陷網絡」為題的開荒之作，內容在當時來說相當新鮮，加上旋律是容易上口的典型粵語流行曲格局，此曲在當時相當流行，是大碟的主打歌。⁴ 歌詞如下：

怎去相約交往，早已在行，
想要相愛一趟，相戀網上，
機裡任意講，情投互相欣賞。
一旦走進天網，心已亂狂，
一再輸送追看，消失隔膜。
相愛烈似火，逃離電腦相見麼。

瘋狂著了魔，癡情像最初，
當觸摸真的軀殼，不再擁有瀟灑與感覺，
瘋狂著了魔，醒來是痛楚，
一雙手機中輕放，走進天網可否戀過，瘋狂。

另外一首，出自劉以達的創作專輯《麻木》（1996），內有一首由歌手關淑怡主唱的〈繾綣 28800〉，迷離音樂加上關淑怡刻意扭曲的沙啞聲線，更添歌曲的迷離感覺，歌詞如下：

誰人仍在夜深尋找幻象，語句沒有限制，迷人誘惑，
然後隨時現出無邊夢幻，教我沒法自控，紅唇吻下，
今躲進光影之中，美麗疑幻，甘躲進光影之間，接觸遠遠分開。

期望片刻藏身這安全地，免了面對俗世人情勢利，
今躲進光影之中，愛慾瀰漫，甘躲進光影之間，接觸遠遠分開。

害怕受制在這前途無從推測的都市中，害怕面對那心裡如謎故事，

害怕為愛墮進讓人沉淪終生的黑暗中，害怕某次接觸化成惡夢。

今躲進光影之中，美麗疑幻，甘躲進光影之間，接觸遙遙分開……

〈繾綣28800〉這歌名，不期然令人想起關淑怡名曲〈繾綣星光下〉，由「星光下」繾綣到「28800」，就頗能反映出時代的轉變，28800正是當時數據機（modem）的鮑速（baud rate），短短幾年，數據機已被淘汰了。

第三首是陳山蔥的〈冰冷接觸〉，出自個人專輯《愛是全意》（1996）；顧名思義，歌詞將科技描繪成冷冰無情，由於歌手是當時的樂壇新人，作品並未受廣泛注意，但為這曲填詞的是被譽為達明一派「御用填詞人」的陳少琪，此曲流露他一貫的批判性：

聽筒的那邊，只得你聲帶答話半天，
留言提示，現代化進展，電子畫面上演，
千千個有你肖像軟件，圖文形像，未及躺在你肩。
心，盼望你的愛讓我發現，內心，厭倦你給我的網絡信件，
HEY! 不需要冰冷聲音，只需你本人現身，可跟我真正的接近，
HEY! 只想接觸你體溫，輕輸送溫柔內心，不思議的愛便發生。
小燈泡跳閃，顯出有中英口訊半篇，
傳言留電，像任你發展，但可不可快點，
衝出那光纖訊號兩邊，容顏呈現，共熱吻在耳邊。
願共你踏遍是天地，停下在線路裡沒轉機。

這些歌曲於1996年誕生，與香港客觀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九十年代中，萬維網（World Wide Web）席捲全球，這股風潮亦吹到香港。其中，最能反映這個現象的，是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於該年數目激增，並牽起一場減價割喉戰。在印刷媒體方面，乘著這股風潮，大眾化電腦雜誌《電腦家庭》（PC Home）由台灣媒體人詹宏志策劃，在台灣和香港先後出現，九六年底還獨立推出《網絡家庭》（HomeNet），旗幟鮮明地要將電腦和網絡帶入家庭。敏感於潮流動態的音樂工業，互聯網自然被快速「挪用」（appropriated）進流行曲裡。

四、意義的反映及建構

要著手分析這些流行曲，最簡單來說，可以從費理夫（Simon Frith）所說的「歌詞式寫實主義」（lyrical realism）入手（1998：112-8）。所謂「歌詞式寫實主義」，簡單來說，就是將歌詞與社會現實建立一個對應關係。這種將歌曲簡化成「文學文本」的寫實主義，當然是相當粗淺的，事實上，費理夫本人對「歌詞式寫實主義」亦有不少批評，認為音樂的非語言部份，對聽眾來說可能比語言文字部份來得重要，流行曲的意義並非「將歌詞讀成為客觀的『社會事實』」（1998：119）。

不過，明白限制之後，以歌詞與社會現實的關係作為分析的起點，還是可帶來一點啟示。的確，這些歌曲有將網絡情愛無限放大之嫌，網民人口中投入網絡情愛的，也許只屬小比例。不過，網絡情愛的存在並非完全脫離現實，事實上，有關的報導亦越來越多，學術研究上，關於網絡情愛的民族誌（ethnographic）研究亦已登場。

舉例說，人類學博士兼女性主義者歐德薩（Cleo Odzer）將網絡當成人類學田野，深入網上的虛擬性愛場所，自己亦投入成為「網路性交一族」，蒐集大量田野個案作分析（1997）。

另外，醫學博士、執業心理醫師葛溫尼（Esther Gwinell）有感網絡情愛個案日增，遂將網絡情愛置入心理醫學的研究範疇（1998）。葛溫尼說：「藉機器談戀愛？許多人認為這個說法荒謬可笑，但它確實發生了。許多正在接受心理治療的病患，都向他們的心理醫生陳述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讓治療者和被治療者同感疑惑。如此一來，探討人們如何在網路上墜入情網並找出網路戀情和實際戀愛之間的相似和相異點，就十分重要了。」（何修宜譯：12）。在中文世界中，台灣亦於一九九九年出版了一本《網路情色報告》，兩位作者以數年上網經驗，蒐集了一百多個網路情愛個案，可算是台灣第一本本土網路情色現象報告（林政宏、葉正賢1999）。在網絡情愛方面，香港缺乏系統性調查，通常只在構成刑事罪行後才在媒體曝光。

如此看來，流行曲中表達的網絡情愛，並不完全是虛幻想像。不過，將歌詞與客觀現實建立一個對應關係，正如費理夫所言，這樣的歌詞研究還是相當平面的。音樂作為大眾的文化文本，它不僅或不旨在於「反映現實」，它對受眾者來說亦可起建構意義和經驗的作用，正如Brian Longhurst說到他在美國公路上駕駛的經驗，很可能來自很多以往聽過的美國公路的歌曲，他說：「音樂和社會經驗之間存在親密的關係，在於音樂建構我們的社會生活。」（1995：173）

這些歌曲將網絡建構成怎樣的一個世界？我們必須深入其中，看看它們描繪出一幅怎樣的網絡情愛圖像。

1. 科技情色主義

一九九六年出現的幾首歌曲，對網絡情愛，都抱持懷疑甚至反面的態度。陳少琪填詞的〈冰冷接觸〉，拒斥態度最為直接：網上是冰冷的，肉體的「在」（presence）才是構成真正的人際接觸，譬如歌詞中的「圖文形象，未及躺在你肩」、「衝出那光纖訊號兩邊，容顏呈現，共熱吻在耳邊」。

相對來說，譚詠麟的〈網路情迷〉、關淑怡的〈繾綣28800〉便顯出一種「網絡沉痾症」（internet addiction）的難以自拔。〈網路情迷〉裡的網絡，儼如一個魔物，「亂狂」、「瘋狂」、「著了魔」的字眼反覆吟唱，一方面沉醉於「一再輸送追看，消失隔膜」的虛幻誘惑，一方面又明白「當觸摸真的軀殼，不再擁有瀟灑與感覺」的殘酷現實。〈繾綣28800〉的氣氛和音樂最撲朔迷離，歌詞中亦充滿沉迷、誘惑、逃避主義、疑幻似真的色彩，網絡被描繪成一個「與世隔絕」的「保護罩」，反過來諷刺現實都市的冷漠（「害怕受制在這前途無從推測的都市中」、「遠去俗世步進模擬空間」）。天織堂的〈沒思想〉，亦充斥這種意識。

總的來說，網絡情愛的躲避自閉、虛幻短促、迷人誘惑、沉迷失控，都是歌詞賦予網絡的形容詞。網絡容或有如此一面，但健康的網上交友、溝通、網上社群等，都摒除於歌詞描繪的圖像之外，意識形態的傾斜明顯可見。

但筆者認為，最不可忽視的，是電腦或者網絡，被建構或再現成一個色慾橫流的空間（erotic space）。Claudia Springer在Electronic Eros一書中論及的「科技情色主義」（Techno-eroticism），在此就相當有啟發性（1996）。Springer將「科技情色主義」回溯至二十世紀初，她說：「自二十世紀初，科技的藝術描繪經常表現出科技—情色（techno-erotic）的脈動。……社會評論家發覺出極重劑量的科技情色主義，流走於整個二十世紀西

方文化。」（1996：3）。以下一段，就非常扼要地說出由工業時代至今日，科技情色主義的變化：

工業時代的科技情色主義特別集中在汽車——一個使幾代人迷住的對象。汽車代表工業科技的頂點，將機械、齒輪、輪胎、鉻（chrome）集成一件美麗流線型的儀器，將人體延展及改變，令它可經驗興奮的速度與力量的疾風。工業科技仍然環繞我們，但它在二十世紀末已被電子電路的微型錯綜所取代。氣油推動的汽車今天有著另一個時代的過時遺跡的氣味；電腦才是工業成就的現代尖端（1996：4）。

將色情投射進科技，Springer還說出工業科技與電子科技的一些分別，此處不贅。筆者要說的是，那些以網絡情愛為題材的流行曲，在題材上儘管看似嶄新，但背後的生產邏輯，實則是固有科技情色主義的延伸。汽車的情色想像充卡於西方文化，電影似乎也比音樂敏感（如果不是氾濫的話），隨便舉例，香港電影便有粵語片《香車美人》、「天若有情」系列（劉德華的Suzuki電單車）、《阿郎的故事》等。流行曲中，郭富城的〈我為何讓你走〉有這一句歌詞：「騎著電單車的黒皮樓」，音樂錄像自然不會錯過把它放為浪漫影像。

將上述歌曲置入科技情色主義的文化脈絡，便可以看到，它們其實是一個延續，並非如「石頭爆出來」的一樣突如其來，只不過，電腦成了電子時代科技情色主義的新力軍。科技情色主義由汽車過渡至電腦，九十年代中的確是一個分水嶺。這與萬維網的出現有密切關係。

2. 介面的誘惑

《連線》（Wired）雜誌曾出版一本數位時代的實用英語書籍（Constance Hale, 1997），給“World Wide Web”條目如此解說：「著重圖像的環境，架在網際網路之上，把超文件科技推廣到了全世界。此概念在1989年成形，但直到1993年第一個圖形使用者介面瀏覽器Mosaic的誕生，全球資訊網才真正的大受歡迎。現在已有許多的瀏覽器問世，許多人是藉由全球資訊網才真正體驗到網際網路。」（邱文寶譯：116）虛擬實境模擬語言（VRML）創造者Mark Pesce談到他第一次使用Mosaic的經驗時這樣說：「我忽然進入前所未有的頓悟狀態，未曾離開。」（邱文寶譯：26）

的確，互聯網的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早就存在（筆者於八十年代末便開始使用），但真成風行並成為眾人的生活經驗，的確要等到圖像介面在九十年代中的面世，特別是繼Mosaic之後網景導航器（Netscape Navigator）的出現。正是這刻，一種以電腦為對象的科技情色進入流行曲中，圖像介面具有相當關鍵性。

雪麗·特克（Sherry Turkle）在其著作*Life on the Screen*（1997）中，第一部份取名「介面的誘惑」（The Seductions of the Interface），實在蠻有意思。⁵以上列舉的歌詞中充滿「誘惑」的字眼或意象，在雪麗·特克看來，「誘惑」這個字眼卻有更深層意思，她說：「『使用者』（user）這個詞幾乎總是與電腦或毒品連在一起，令人看來心驚。不過，像這樣的類推有一個問題，就是它主要強調的是外在。而我比較主張採用『誘惑』（seduction）的隱喻，因為它強調的是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譚天、吳佳真譯：30）

撇除意識形態傾斜，上述歌詞的確寫出一種介面的誘惑。一九九九年，《時代》雜誌刊載了一名曾有網上戀情的女子，在看罷電影《網上情緣》（You've Got Mail, 1998）親述自己的經驗（Anita Hamilton 1999）：

為了一探究竟，我登入了雅虎的徵友欄。起先我以為找到了約會天堂，光是在曼哈頓就有數千名男子登廣告找尋各樣的伴侶，從「另類生活方式」（解讀：變態性行為）到長期的關係都有。搜尋細目選項包括年齡、種族、宗教或任何一個關鍵字都行，幾乎可讓我從零開始來塑造自己理想的虛擬情人。我不久就開始與一位自稱愛跳探戈的阿根廷物理學家交換電子郵件。在旋風式的十天電子戀情後，我知道我們必須見面了。

結果慘不忍睹……我們在網上交談的都是很深的東西：我信上帝嗎？夢到死亡代表什麼？但在面對面之下，那種聯繫就消失了。

這種「幻滅」（disillusion）過程，正好中了譚詠麟〈網路情迷〉裡那句「一再輸送追看，消失隔膜」和「當觸摸真的軀殼，不再擁有瀟灑與感覺」。但倒過來看，肉身出現後的「幻滅」，不也正好突出之前透過介面獲得的人際親密感之真實？肉身經驗是否必然高於介面體驗？前者必然是價值的依歸嗎？介面可以反過來高於肉身嗎？

上述歌詞著重反映／強化／建構電腦科技與情色的關聯，它們並非單獨存在，而是與其他文化文本（如荷裏活電影《網上情緣》、大陸電影《網絡時代的愛情》、韓國《網上有緣》等）一起共謀形塑。這類歌曲，至二〇〇〇年仍見作品，李思捷專輯《dog.com》（2003）中的〈Cyber Love 2000〉，仍是圍繞網絡情愛主題，基本上已無新意，比較特別是它點出了ICQ中的性別混淆：

徘徊徘徊情慾裡上網發展
在ICQ中可找新侶伴
無論遙遙長路遠 放徒於我指尖
是她是他說聲好嗎發出了電

3. 消費主義

科技語言在流行曲中大量登場，在中文流行曲的歷史上，九十年代中這一波，還屬首次。

相比八十年代〈未來主人翁〉每當寫到電腦時，只能直接用上「電腦」二字，九十年代中快速普及的網絡文化，無疑為流行歌曲注入了豐富兼具時代特色的科技修辭。舉例說，〈繾綣28800〉裡的「28800」、「模擬空間」、〈網路情迷〉裡的「天網」（當時還沒出現後來黃毓民的「天網」Skyline機構）、〈冰冷接觸〉裡的「留言提示」、「電子畫面」、「圖文形象」、「網絡信件」、「光纖訊號」，〈沒思想〉裡的「視窗」、「連絡」等字眼，都給寫進歌詞裡。

踏進二〇〇〇年，科技歌詞又有新的表現。歌手黎明的〈眼睛想旅行〉（1999）便頗有代表性：

你宇宙真闊，我翅膀飛，到處都碰到你，
兩眼捕捉你，看見甚麼，看到歡呼嘆氣，
甚麼都想即愛即有，甚麼都可即演即奏，
甚麼風光都看不夠，地廣天高跟你去到處走。
如果想開心，為什麼需要等，你是神話的聲音，我耳朵想旅行，
尋一點開心，讓甚麼都發生，你是漫天的風箏，我眼睛想旅行……

一改早期濃厚的灰暗虛幻色彩，〈眼睛想旅行〉明顯賞心悅目得多。歌曲配合輕快節奏，捕

捉暢遊網絡的感官快感，「耳朵想旅行」、「眼睛想旅行」反覆哼唱，歌詞裡的「即愛即有」、「即演即奏」，更加貼近隨選錄像、隨選音樂這些網絡即時（real-time）文化。換上明快爽朗基調的，例子還有陳慧琳的〈真感覺〉、〈戀愛情色〉。

必須指出，這時正值科技泡沫經濟高峰之時，科網股節節上升，高科技一時成了經濟救聲，社會瀰漫一片科技樂觀主義的氣氛，流行歌曲出現了這種明朗化轉向，與現實氣候實是息息相關。不獨是香港，台灣也有類似的市場反應。三張以網絡為概念的專輯同於二〇〇〇年推出，頗能表現這種高科技勢頭。

一是宣傳為「全球第一張『網路概念』華文唱片」的《漂浮咖啡館》（2000）。此專輯由台灣作家吳若權（旁白）與一個名為207號的「星際網路概念歌手」（唱歌）合作，大碟文字說這是一次「科技與人文的對話·文字與音樂的愛戀」，科技與人文再非水火不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碟內的〈我用386電腦寫情書給你〉：

我用386電腦寫情書給你，雖然慢得可以，
至少，老舊的鍵盤有你的指印，讓我在夜裡溫習。
那年夏天為了趕不上一場電影，我們在街上吵架，
回頭的時候，我看見你的眼底，有夕陽留在海邊的痕跡……

歌詞以舊式電腦（「386電腦」、「老舊的鍵盤」、「古老的畫面」等）表達了一份對舊愛的依戀，這裡，電腦變成了一件可以被賭物思人的有情物件，再非冷冰冰的死物一件，歌詞甚至含有點點戀物情結。音樂編排也有特色，開首長達兩分鐘的音樂前奏，混雜了雨聲、敲鍵盤聲、舊式列印機的列印聲，將科技機械聲變成了音樂的一部份。

另一張必須一提的是號稱為「第一張中文虛擬歌手唱碟」的《amfm gilrs》（2000），監製班底來自新加坡、台灣和香港，一直樂於科技創作的香港導演徐克擔任音樂錄像監製。am和fm是兩個虛擬歌手，專輯為兩個虛擬女孩度身訂造身份，包括姓名、生日日期、出生地、父母親、住址、學歷、喜愛寵物、興趣、擅長、飲食甚至三圍數字，其中可見所謂人文與科技的刻意配搭，如am擅長改裝機械、改裝賽車，fm則擅長作曲、唱歌；學歷方面，am曾以交換生身份赴北大機組工學系實習一年，fm則曾到紐約國立音樂學院修讀網像音樂，明顯經過創作人的精心計算。歌曲調子全都輕快活潑，其中的〈愛上上網〉可算是一首少女網絡宣言：

愛上上網，自從愛上上網，它就變成了，生活中不可少的習慣，
自由自在遊覽，任誰也不能阻擋，只要是我想去的地方。
天，有多遼闊，在網絡上，就有多少，等著你探索，
爸爸媽媽，不喜歡我費時在網上，寧願我把所有時間用來k書k光光，
我可不想自己只懂床前明月光，相信快樂啊，不是寫在成績單上……

拉闊來看，amfm這種虛擬偶像（cyber idol）並非獨立例子，乘著當時世界性的科技熱，各適其適的虛擬偶像應運而生。⁶ 如此歌曲已經扣緊了整個科技消費文化，以《amfm Girls》專輯來說，〈愛上上網〉、〈Friday Nite〉、〈沒有空間〉、〈方程式生活〉這些歌名固然直接叫人聯想到科技，但某些歌曲抽離出來其實只是一般流行曲，但其重點已不在於單曲單詞之中，而是整體科技生活文化的形象打造。

《4 in Love》是打造科技生活文化的又一例子（2000）。四女子組合被形容為「全世界第一個虛實同體e世代美少女」，大碟宣傳文字有這一段：「歷時兩年耗資三千萬，唱片娛樂投身

科技新介面，橫跨音樂領域，3D製作，網路技術，虛擬實境，遊戲軟體，網路傳播到傳統出版。」整體營造的是虛實交雜的新時代感覺，〈Print My Heart〉一曲值得一提，歌詞流露著一種少女的新科技感性：

Print my heart, Print my tears,
傷心是麻煩的病毒，我無法逃避，
原來最愛的人，才是最會整人的天氣
Print my heart, Print my tears,
不管今後我們還會不會在一起，
只要你能將我儲存在你記憶檔案就可以……

另外，大量電腦術語已經由專屬科技範疇，進入大眾文化文本。單說以上三首作品，〈我用386電腦寫情書給你〉用到「鍵盤」、「E-Mail」、「檔案」、「開啟」、「銀幕保護程式」、「滑鼠」；〈愛上上網〉用到「上網」、「電子郵箱」、「聊天室」、「網路」；〈Print My Heart〉用到「檢視」、「開啟」、「Print」、「滑鼠」、「視窗」、「病毒」、「記憶檔案」，科技修辭有增無減。而且，可以看到，網絡尤其是ICQ一族的鍵盤簡約英語，已經進入到流行音樂，如以上提到的《4 in love》、〈Friday Nite〉等，二〇〇二年來陳冠希的〈I Never Told You〉裡也把「4ever」一字填進歌詞。即使一般流行曲亦有用上網絡用語，如郭富城的〈若有所失〉，便出現這句歌詞：「尚有一天，等愛互聯，感覺越來越近，只差再見」。

天后級歌手王菲二〇〇一年壓軸大碟《王菲》也收入了一首以網絡為題材的主打歌，名曰〈光之翼〉；此歌體裁不同於一般廣東流行曲式，在重敲擊節奏之下，王菲半吟半唱，富有搖滾及迷離味道。有別於以往一般描繪的網絡灰暗虛幻情慾圖像，此歌特別之處，是對網絡空間帶有一種肯定意識，或者不變的是點點現實逃避主義色彩：

高速的連線傳送思想 跳躍的文字透露願望
安慰的話比親密擁抱 彷彿更真實的觸感
螢幕的色彩依舊發亮 機器的聲音繼續呼喚
在網路的海洋找不到 讓欲望躲藏的地方
神秘的通道即將開放 渴望的心情興奮不安
拋棄了太疲倦的肉身 躍出了現實的天窗……

歌詞更觸及到肉身的問題，「拋棄了不完美的肉身，躍出了現實的天窗」、「拋棄了太疲倦的肉身，躍出了現實的天窗」；在這裡，軀體互不接觸再不成為一個指摘，相反卻表現出藉科技成全「刷掉身體」（delete body）的想望。此所以網絡是光之翼，而非暗之淵。

整體來說，歌曲由暗轉明，這當然與網絡從新興事物，徹底地變成城市人生活部份有關，當初因為陌生感而引起的迷思，已經隨普及化而大大消滅。但這只是原因之一。必須注意的是，這些歌曲改為明快基調，除了反映流行文化中人文對科技的批判聲音減弱或人文與科技匯聚的趨勢之外，更關鍵原因，是這些歌曲已經被箝入整體科技消費商品經濟的大網，尤其在當時的科技熱中，興起了不少科技產品廣告歌，舉例說，〈眼睛想旅行〉是當時和記電話最新電郵服務的廣告歌、〈真感覺〉、〈戀愛情色〉是Epson列印機的廣告歌（「情色」兩字在這裡變成一個雙關語），目的是起促銷作用，調子和歌詞當然不可以沉鬱灰暗。正如朱耀偉說：「當全球化資本主義日漸成熟之際，跨國、跨科際的集團進一步壟斷市場。唱片工業與其他商業機構的關係更加是密不可分。近年香港興起以歌曲配合廣告宣傳，……充份發揮

流行曲、偶像明星制度與商品消費的共謀。」(2000: 137)

隨著科技泡沫爆破，恍若如夢初醒，這些歌曲數目銳減。不過電子情色描繪在流行文化中並沒有退潮，而是從電腦網絡，轉移陣地往其他科技產品市場，特別由手提電話接棒。黎明的〈情深說話未曾講〉就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手機廣告歌，將手機入詞的流行曲，後來還有陳奕迅的〈沒有手機的日子〉、陳慧琳的〈Phone殺令〉等。電子情色在手機廣告中，比電腦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要深入分析，就得另文書寫了。

參考資料

書籍

Frith, Simon. 1998. *Music For Pleasures: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Po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odwin, Andrew. 1992. "Ration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New Technologies of Popular Music", 收入James Lull (ed.) *Popular Music and Communication*, pp. 75-100. California: Sage.

Garofalo,Reebee (ed.) 1992. *Rockin' the Boa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Gwinne11, Esther. 1998. *Online Seduction: Falling in Love with Strangers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Kodansha.

Hale, Constance. 1997. *Wired Style: Principles of English Usage in the Digital Age*. California: Wired Books.

Odzer, Cleo. 1997. *Virtual Spaces: Sex and the Cyber Citizen*. New York: Berkley Pub.

Longhurst, Brian. 1995. *Popular Music &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pringer, Claudia. 1996. *Electronic Eros: Body and Desire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Turkle, Sherry. 1997.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Touchstone.

朱耀偉。2000。《光輝歲月》。香港：匯智，2000。

何修宜譯。1999。《愛上電子情人》。台灣：商周。（原著為Cleo Odzer 1997）。

邱文寶譯。2000。《網路誌典》。臺北：經典傳訊。（原著為Constance Hale 1997。）

林政宏、葉正賢。1999。《網路情色報告》。臺北：探索文化。

譚天、吳佳真譯。1998。《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臺北：遠流。（原著為Sherry Turkle 1997）。

雜誌、期刊

Hamilton, Anita 1999. "You've Got Male!" 中譯見《解讀時代》6月第42期，頁85-7。

潘國靈。1996。〈網絡情迷歌詞中〉。《電腦家庭》8月第6期，頁234-5。

音樂專輯

《未來主人翁》。1983。台灣：滾石。

《天織堂No.2》。2000。香港，新藝寶。

《科技罪》。1999。香港：P&C Arms Record Company。

《獨一無二》。1996。香港：寶麗金。

《麻木》。1996。香港：非池中。

《愛是全意》。1996。香港：藝能動音。

《Dog.com》。2000。香港，環球唱片。

《眼睛想旅行》。1999。香港：新力音樂。

《漂浮咖啡館》。2000。台灣：Wind Records。

《amfm girls》。2000。台灣：新力音樂，2000。

《4 in Love》。2000。台灣：BMG。

《王菲》。2001。香港：百代。

註釋

- 1 此曲與台灣社會亦有密切關係，羅大佑創作了〈亞細亞的孤兒〉、〈現象七十二變〉、〈未來的主人翁〉，分別獻給台灣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 2 筆者當時向樂隊創作人黎允文取了歌詞，於雜誌發表文章，為此詞留了紀錄（潘國靈1996）。
- 3 此為法文，Avec Moi ce soir解作with me this evening，中文可譯作「今夜與我一起」。
- 4 此曲當年曾登上香港四大流行榜冠軍及TVB勁歌金榜等。
- 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Claudia Springer在Electronic Eros一書的第二章取名為"The Pleasure of the Interface"，同樣強調「介面」的重要性（1996）。
- 6 熱衷科技的日本自然樂於此道，第一個虛擬偶像歌手便是來自日本，叫伊達杏子（又叫Diki，Digital Kids之縮寫；她又有個妹妹：十五歲新一代虛擬偶像伊達薰DK02），由日本紅到南韓，在南韓出唱片；後起之秀有寺井有紀，走紅日本後曾吹到香港。除唱片工業外，新聞業及模特兒業也曾打造虛擬偶像，英國於二〇〇〇年復活節推出網上第一個新聞女報導員Ananova；全球首個虛擬模特兒則是「瑞典籍」的「托奧凱」，並被模特兒公司Elite收歸旗下。事實上，香港當時也曾經湊熱鬧，有線寬頻曾搞了個虛擬寬頻大使ICY（二十二歲，一點七米身高，身材豐滿，情人節生日）；當時也曾傳過一個糅合柏芝詠琪的虛擬歌星Anne將進軍樂壇的消息。

潘國靈 香港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新聞及傳播學院兼任講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六期 2006年1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六期（2006年1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